

第三代現代新儒家對印順學的態度

——以蔡仁厚、劉述先、杜維明為線索之考察

黃文樹*

摘要：

現代新儒家崛起於清末民初至 1950 年代，目前已有三代代表人物在現代歷史舞台上開展新儒學精神方向。本文採取文本分析法，旨在探討第三代現代新儒家蔡仁厚、劉述先、杜維明等三人對印順學的態度。本文發現：第三代現代新儒家蔡氏、劉氏、杜氏三人已不同於第一代熊十力及第二代牟宗三等人與印順法師有激烈論辯，他們並不介入儒佛之爭。蔡仁厚承認佛家有其智慧，可與儒道二家相資相益。蔡氏於著述中，多方引用印順法師的佛學研究成果，特別是其《中國哲學史》徵引了一定質量的印順學作為主題內容或佐證津梁。劉述先認為當年熊十力與印順法師的論爭，實在是立場互異，難有結果。劉氏肯定印順法師採取「緣起性空」以論衡學界相關著作。杜維明景仰印順法師，有幸到報恩小築進謁。杜氏認為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有功於臺灣，是我國當代重要的文化資源，值得譯成英文，以推擴其國際影響力。

關鍵詞：印順法師、印順學、第三代現代新儒家、蔡仁厚、杜維明

*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特聘教授

Thir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Attitude Towards the Yin Shun School: Studies on Tsai Jen-hou, Liu Shu-hsien, and Tu Wei-ming

Huang Wen-shu*

ABSTRACT: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spanned from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Minguo Dynasties to the 1950s. At present, representatives of three generations have developed the spirit of New Confucianism in modern history. This study adopts a textual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standpoints of the Yin Shun School of the thir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ts Tsai Jen-hou, Liu Shu-hsien, and Tu Wei-ming. I find that the said thir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ts differ from Hsiung Shih-li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Mo Tsung-sa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both of whom have fierce debates with Master Yin Shun. They do not engage in the debate betwee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Tsai Jen-hou admits that Buddhism has its wisdom that will mutually support and benefi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his publications, Tsai cites the results of Master Yin Shun's Buddhist research many times, particularl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ing citations from Yin Sun School as arguments for or proof. During that time, Liu Shu-hsien considers it difficult to draw a conclusion on the debate between Hsiung Shih-li and Master Yin Shun as they held different opinions. However, Liu approves of Master Yin Shun's adoption of "The Nature of Emptiness and Dependent Origination" in discussion in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related academic publications. Meanwhile, Tu Wei-ming admires Master Yin Shun and had even had the honor to visit him personally at his residence. Tu believes Master Yin Shun's view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are a great contribution and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ultural resource for Taiwan. Furthermore, that its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will expan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words: Master Yin Shun, Yin Shun's thoughts, thir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Tsai Jen-hou, Tu Wei-ming

一、問題敘述

在清末民初至 1950 年代以來社會政治的變遷背景中，為回應「新文化運動」所導致傳統儒學的式微，科學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詆孔孟、反傳統的學術文化偏執現象，中國興起了一批現代新儒家。他們遠溯先秦孔孟思想，近承宋明心性之學，並適度融攝近現代西方學術與佛學，分別、陸續提出不少對應時代課題所開展的新儒學精神方向。¹

若從較寬廣定義盱衡「現代新儒家」，學界目前大體已將其細分為三代：第一代人物有馬一浮（1883-1967）、熊十力（1885-1968）、張君勱（1887-1969）、梁漱溟（1893-1988）、馮友蘭（1895-1990）、錢穆（1895-1990）、方東美（1899-1977）、賀麟（1902-1992）（有些論著把錢穆、方東美列為第二代）等；第二代人物有徐復觀（1904-1982）、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等；第三代人物有蔡仁厚（1930-2019）、余英時（1930-2021）、劉述先（1934-2016）、成中英（1935-）、杜維明（1940-）等。²

¹ 黃文樹，〈印順對現代新儒家的理解與評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14、15 期合刊，2017 年 6 月，頁 29-30。

² 參見鄭家棟，《現代新儒家概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初版；劉述先等，《當代新儒家人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初版；鄭家棟，《當代新儒學論衡》，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 年初版；劉述先等，《當代儒學發展的新契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初版；林安梧，《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初版；李翔海，《現代新儒學論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年初版；林安梧，《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 年初版；劉述先，《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初版等。

本文所謂「印順學」，延用藍吉富（1943-）³ 所界定：「指印順法師的佛教學說」。⁴ 至於本文所指「第三代現代新儒家」，為他們之中曾對印順學提出己見之代表人物為限，故必就研究對象加以選擇。其選取標準有二：一是個人曾謁見印順法師或在學思上平等看待儒佛；二是在自己的著述中數次提及印順學。依這兩個標準，上舉第三代現代新儒家中，余英時、成中英二人，將不在本研究對象之內。主要原因如下：

先就余英時言，一方面，他雖被學界一批人視為第三代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不像蔡仁厚、劉述先、杜維明三人，非常明確地自詡為現代新儒家，要為儒學的復興奉獻一生。2006年，余氏獲得了和諾貝爾獎齊名的克魯格獎，接受專訪時表示：

我曾經多次跟別人說過，我不是什麼新儒家，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歡儒家，我也知道儒家有很多好處，但是我不願意給自己貼任何標籤。……最近幾年，……中國大陸興起新儒家運動把我涵蓋在內，並且給我編輯了一本新儒家研究的文集，其實是一種誤會，

³ 藍吉富，1943年生於臺灣南投；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曾赴日本東京立正大學博士班肄業一年。歷任東海、成功、文化、輔仁等大學兼任講師，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第一屆現代佛教學會理事長等。著有《隋代佛教史論述》、《二十世紀的中日佛教》、《中國佛教泛論》等書，主編《現代佛學大系》60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100冊、《禪宗全書》100冊、《大藏經補編》30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等。其生平可參見朱秀容《當代佛學人物演義》，臺北：法鼓文化有限公司，1999年7月初版，〈藍吉富〉，頁128-139。

⁴ 藍吉富，〈印順學之形成及其發展〉，收於《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人間佛教·薪火相傳論文集》，2008年5月，頁1-10。

我不願意承擔新儒家這個名義。⁵

余英時仿如他的恩師錢穆，「要避免建立任何『門戶』」；不願「困於門戶」。⁶ 誠如劉述先所言：「（余英時）在主觀上抗拒（新儒家）這一稱號。」⁷ 另一方面，綜覽余英時的眾多論著及受訪紀錄，僅發現他在《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書中〈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新禪宗」一節探討惠能生平行誼的「註釋」指出：

惠能是否「不識字」，很難斷定，因為他的傳記中頗多宗教神話的成份，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第二）》（東京：岩波書店，1941）第二章〈六祖慧能傳〉中曾詳細比較一切有關傳記。他認為惠能在青年時代賣柴養母之暇，早已讀過各種佛教經典，所以才會有後來的「頓悟」（頁 188-189）。最近印順在《中國禪宗史》（臺北：1971 年）中暗駁宇井之說，認為這是因為惠能是「利根」，而且不識字通佛法並非不可能（頁 191-193）。這個問題不容易獲得真正的解決。不過，惠能教育程度不會太高，大概是事實。⁸

只在「註文」中舉述印順法師的觀點，取與日本佛學研究者宇井伯壽（1882-1963）說法對照比較而已，但未置可否。故本文不列入余英時。

⁵ 范嘉，〈「我不是新儒家」——余英時就克魯格獎接受鳳凰周刊專訪〉，《銀行家》2007 年第 1 期，2007 年 7 月，頁 135-136。

⁶ 李翔海，《現代新儒家學論要》，頁 31-33。

⁷ 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7 年出版，頁 26。

⁸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3 月初版，頁 272。

再就成中英言，翻檢成氏全部論著，則完全未論及印順學。故本文只好予以割愛。

此外，學界有人將出生於 1957 年的林安梧視為第三代現代新儒家人物⁹，從林氏 1990 年在牟宗三與張永雋共同指導下完成臺大哲學所博士論文來看，他是牟氏門下，但他自述受益於蔡仁厚的教導與啟發。¹⁰ 林安梧明白說：「蔡仁厚先生是我的恩師，從師問學四十餘年。蔡老師不只是我學問上的老師，而且是我生命中的導師。」¹¹ 又說：「蔡老師可說是我在儒學學習上最重要的老師，他不只是經師，而且是人師、道師。」¹² 且說：「蔡老師之於我，在官方紀錄上，我雖未列名在冊，但在天地間，（蔡）老師就是我的老師。」¹³ 兼從年齡及師承脈絡而言，將林安梧定位為現代新儒家的「第四代」，較為適當。故本文所謂的「第三代現代新儒家」不納入林氏。

在 1930 年代至 1960 年代特殊時空背景中，學術傾向被論者認定是沿著熊十力、牟宗三一脈的蔡仁厚、劉述先、杜維明等三位第三代現代

⁹ 孫陽陽，《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兼及傳統儒學與現代性解讀》，山東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論文，2017 年。

¹⁰ 林安梧，〈經典、生命與實踐功夫——從蔡仁厚先生一封書函引發的覺思〉，《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 15 期，2010 年 7 月，頁 189-208；林安梧，《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頁 144；林安梧，〈深仁厚澤：敬悼蔡仁厚先生，虔誠祝禱中華文運〉，《鵝湖》第 45 卷第 1 期，2019 年 7 月，頁 10-13。

¹¹ 林安梧，〈深仁厚澤：敬悼蔡仁厚先生，虔誠祝禱中華文運〉，頁 10。

¹² 林安梧，〈經典、生命與實踐功夫——從蔡仁厚先生一封書函引發的覺思〉，頁 193。

¹³ 林安梧，〈經典、生命與實踐功夫——從蔡仁厚先生一封書函引發的覺思〉，頁 208。

新儒家¹⁴，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他們三人的學術活動與著述大多在 1970 年代迄今的 40 年間實踐、完成。本文採取文本分析法，旨在探討蔡氏、劉氏、杜氏三人對於印順學的態度。

二、蔡仁厚對印順學的態度

蔡仁厚，江西零都人，1930 年 1 月 28 日生。1948 年，以零都高中畢業第一名，由江西省教育廳保送廣州大學就讀。翌年，隻身自廣州渡海來臺。1953 年，任基隆水產職校教職。隔年拜謁牟宗三於臺北，自此從游。1957 年至 1968 年先後於鹿港中學、臺中一中執教。1970 年，應聘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任教，開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孔孟荀哲學」。1972 年，升副教授；1977 年升正教授。1979 年東海大學成立哲學系，應聘為該系教授，開授「宋明理學」、「陸王哲學」、「王陽明專題」、「中國哲學史」等課程。1985 年，應聘為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89-1992 年任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2000 年退休，2004 年獲東海大學特聘為首屆榮譽教授。2009 年 12 月 26 日東海大學哲學系舉辦「蔡仁厚與儒學研討會」；2010 年 7 月，該系特於《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 15 期專闢「東海大學哲學系 30 周年系慶特刊」，主要內容為「蔡仁厚與儒學研討會賀辭及論文」。2019 年 4 月 6 日，《鵝湖月刊》社舉辦「蔡仁厚教授九十壽慶——當代新儒家的奮鬥」學術會議；6 月 4 日蔡氏離世，該刊第 45 卷第 1 期（2019 年 7 月）彙編「蔡仁厚先生逝世紀念文集」以緬懷之。

蔡仁厚著作等身：於儒學之通論者，有《儒學的常與變》、《孔子的

¹⁴ 李翔海，《現代新儒家學論要》，頁 51-58；李翔海，《尋求德性與理性的統一：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初版，頁 210-225。

生命境界：儒學的反思與開展》等；於先秦儒家之專研者，有《孔孟荀哲學》、《孟子要義》、《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論語人物論》等；於墨道佛諸家之梳理者，有《墨家哲學》、《中國哲學史》等；於宋明理學之剖析者，有《宋明理學北宋篇》、《宋明理學南宋篇》、《王陽明哲學》，以及二十餘篇專研陽明學的學術論文等；於當代新儒家之論述者，有《新儒家之精神方向》、《熊十力先生學行年表》、《牟宗三先生的哲學與著作》、《牟宗三先生紀念集》、《牟宗三先生的學思年譜》等；於儒家與現代化之暢通者，有《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中國哲學的反省與新生》等。

綜覽蔡仁厚的著述，其對印順學的態度，可歸納為二大項：一是他肯定印順法師的佛學研究，二是他多方引用印順法師的觀點以支持或展開自己的論述。就第一項來說，上述 1970 年至 1978 年，蔡仁厚在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任教期間，開授有「中國哲學史」課程，為授課需要，他編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做為教材。其後，東海大學成立哲學系，他受聘該系，持續講授「中國哲學史」。2009 年出版之《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冊，即其「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之修訂本。蔡氏在《中國哲學史》一書「緒論」指出：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通常所說的空宗、有宗，或唯識、法相、天臺、華嚴、淨土、禪宗等名稱，雖皆各有意指，但就表出佛家的教義系別而言，這些名稱仍然不夠明晰而妥恰。民國以來，太虛法師和印順法師提出「性空唯名」、「真常唯心」、「虛妄唯識」三系之分，則較能顯示佛家教義之系別。¹⁵

¹⁵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年 7 月出版，頁 7。蔡氏同一觀點，亦見於其《哲學史與儒學論辯：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6 月初版，頁 7，頁 55。

很明顯的，他是充分肯定印順法師對於大乘佛教的三系判攝，認為是中國佛教史判教上較為清晰透徹的。

不過，蔡仁厚上面這段話還是有待釐析。依邱敏捷的研究，1941年印順法師發表〈法海探珍〉¹⁶一文，以三法印為三系之所依，提出大乘三系「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論」的判教，這與唐代圭峰宗密（780-841）、唐末五代永明延壽（904-975）¹⁷、近現代太虛大師（1890-1947）等人的「抉擇取捨」不同。¹⁸邱氏此說，乃是根據印順法師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的下面論述：

我分「大乘佛法」為三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與太虛大師所判的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三宗的次第相同。其實，在唐圭峰宗密的教判中，已有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總攝終，頓，圓）的安立；永明延壽是稱為相宗，空宗，性宗的。這可見，在「大乘佛法」發展中的三系說，也與古德所說相通。次第的前後差異，是由於圭峰等是依賢首宗說的；真正差別的，那是抉擇取捨不同了。¹⁹

至於「抉擇取捨」的標準，印順法師表示：「我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所以我不說愈古愈真，更不同情於愈後愈圓滿，愈究竟的見

¹⁶ 印順法師〈法海探珍〉一文，今收於氏著《華雨集（四）》，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頁71-111。

¹⁷ 邱書將永明延壽生卒年代誤植為明代。

¹⁸ 邱敏捷，《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臺北：法界出版社，2000年初版，頁40-41。

¹⁹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頁16。

解。」²⁰

就第二項來說，蔡仁厚《中國哲學史》第三卷「南北朝隋唐：佛教介入——異質文化之吸收與消化」有三處引用印順法師的觀點作為佐證或作為主文內容。其一是「大乘佛學三系」一節云：「大乘經典在根本思想上不外三系。印順法師判為『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²¹其二是在「玄奘回歸印度的佛教運動」一節中關於玄奘印度取經回國所弘傳唯識之特色與遭際，乃「參閱印順法師《中國佛教史略》」而寫出。²²其三是在「道信禪法與東山法門」一節，關於「道信禪法之特色」一項，大量摘引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的研究成果。其文云：

印順法師在所著《中國禪宗史》中，對道信與弘忍皆有所論。他指出道信禪法，有三大特色：1. 戒與禪合一，……；2. 楞伽與般若合一，……；3. 念佛成佛合一，……。道信的禪法，「佛即是心，心外無別佛」，成立了「念佛」與「念心」的同一性，……這正是《楞伽》的舊傳統。²³

由上可知，蔡仁厚雖是第三代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對於印順學的整體態度是正向的。這可能與他本身某些學思傾向有關。眾所周知，蔡氏師從第二代現代新儒家核心人物牟宗三，成為牟門高足，而牟宗三對印順學有褒有貶。牟氏曾自述：「印順法師的文章，我幾乎每篇都讀，我實在從他那裡得到了很大的利益。」²⁴但他主張天臺宗為圓

²⁰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頁 17-18。

²¹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頁 446。

²²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頁 509-511。

²³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頁 528-531。

²⁴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1987年2月四版，頁 95。

教，批評印順法師以「中觀思想」論議天臺宗的「三諦說與三智說」²⁵；甚至加以明斥：「天臺宗說『三智一心中得』是『智度論』說，……今查《智論》明文如此，（印順）何故『欺盡天下人』？」²⁶幾乎惡言相向。²⁷但蔡仁厚著述中，未見有譏詆印順學的文字，他在介述牟宗三思想從型塑到成熟，不避諱的說：「牟先生從熊十力游，很早便薰習佛學，來臺後，又常閱讀印順法師的經論講記而獲得利益。」²⁸蔡氏「承認佛教代表印度的智慧，我們不能掠人之美」；佛教傳入中國後，「與儒道二家相資相益」，值得「虛心學習」。²⁹又說，「在處理終極關懷的問題上，儒道佛三教開顯的生命之道，都可提供全人類來借鏡和採擇。」³⁰他自述：「多年以前，曾看過幾部禪宗語錄，煞是有味。」³¹這些可見，蔡氏對佛禪是有好感的，而對印順學的態度是尊重的，此理宜為相應之事。

²⁵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9月修訂四版，頁26-30，頁310-320。

²⁶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29。

²⁷ 關於印順法師與牟宗三兩人的論爭，可參見：黃文樹，〈印順對現代新儒家的理解與評駁〉，頁27-46；姜明澤，〈印順與牟宗三的真諦學判釋之比較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2015年3月，頁79-88。

²⁸ 蔡仁厚，《中國哲學的反省與新生》，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11月初版，頁269。

²⁹ 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頁365-366。

³⁰ 蔡仁厚，《哲學史與儒學論辯：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頁31。

³¹ 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頁398。

三、劉述先對印順學的態度

劉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於上海。1949年戰亂緊急，15歲的他與堂哥兩個不到20歲的青年，因偶然的機會得到兩張機票，由上海飛抵廣州，再乘海輪來臺。³²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文學士及哲學碩士（1958年）、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1966年）。歷任東海大學副教授（1962-1966年）、南伊利諾大學哲學系教授（1966-1981年）、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1981-1999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講座研究員（1996-1999年）、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2000-2003年）。

劉述先著作等身，出版中英文論著二十多種：於宋明儒學之研究者，有〈陽明心學之再闡釋〉、〈論陽明哲學之朱子思想淵源〉、〈論王陽明的最後定見〉、《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黃宗羲心學的定位》等；於當代中國哲學之論述者，有《當代中國哲學論：人物篇》、《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中國哲學與現代化》等；於現代儒學發展之探索者，有《當代新儒家人物論》、《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當代儒學發展的新契機》、《儒家哲學的典範重構與詮釋》、《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等；於世界倫理與宗教之對話者，有《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於文化與哲學之思維者，有《文化哲學的試探》、《哲學思考漫步》、《文學欣賞的靈魂》、《生命情調的抉擇》、《大陸與海外》、《語意學與真理》、《文化與哲學的探索》、《儒學的復興》、《中西哲學論文集》、《永恆與現在》等。2016年6月6日，劉氏逝世，當月及隔月《鵝湖》連二期（即第492期、493期）刊出「劉述先先生悼念文集」，其知友及門生共有40多人

³² 劉述先，《生命情調的抉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8月初版，頁5；劉述先，《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頁37。

撰悼念性文章，這些文章大多兼容作者與劉氏之友誼、師生誼，以及他們尊仰劉氏人格和思想之感受。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一書中，載有 2004 年 6 月他接受專訪的紀錄，自述成長時期受到研究宋明理學、晚年皈依佛學的父親劉靜窗之影響。³³ 他說：「我父親靜窗公由北大經濟系畢業。……抗戰時隱居滬上，師事華嚴座主應慈大師³⁴，嘗謂儒釋之學如日月經天，對我一生有極深遠的影響。」³⁵ 劉述先自述：「我對於佛家有相當的尊敬，只是我自己終究比較傾向於儒家。」³⁶ 職是之故，他對於當年印順法師與第一代現代儒家熊十力的諍辯秉持中立的態度，指出印順法師站在佛教「緣起性空」的理念評論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而熊氏堅持己見——主大易生化之理，並反駁印順法師，雙方激烈「論辯因立場互異，自不會有結果」。³⁷

回溯 1920 年，熊十力由梁漱溟介紹，赴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游於歐陽竟無（1871-1943），研習佛學。1922 年，受聘於北京大學任教，開授唯

³³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7 年 1 月初版，頁 12-13。

³⁴ 應慈（1873-1965），俗姓名余鐸，號振卿，法名顯親，自號華嚴座主。安徽歙縣人，生於江蘇東臺。光緒 24 年（1898）在普陀山隨明性法師出家。2 年後在寧波天童寺依敬安法師（1851-1912）受具足戒。後隨月霞法師（1858-1917）參學各方，學華嚴教法。曾協助月霞法師在上海辦華嚴大學，後又隨至常熟興福寺續辦。晚年安居上海慈雲寺，潛修著述。著有《心經淺說》、《正法眼藏》、《八識規矩頌略釋》等。其簡介參見釋震華編，《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初版，〈應慈〉條，頁 1078-1079。

³⁵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頁 2。

³⁶ 劉述先，《生命情調的抉擇》，頁 7。

³⁷ 劉述先主編，《儒學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 年 3 月初版，〈導言〉，頁 2。

識學。1932年，發表《新唯識論》。熊氏於〈新唯識論要旨述略〉一文，自謂此書「平章華梵」，「談本體，於空寂而識生化之神，於虛靜而見剛健之德。此其融（佛老）二氏於大易，而抉造化之藏，立斯人之極也。」³⁸《新唯識論》付梓後，哲學界與佛教界的反應兩極化。賀麟1945年在《當代中國哲學》稱譽熊氏學問是「精微化系統化最獨創之集大成者」³⁹；謝幼偉（1905-1976）云：「是書之體大思精，嘆為得未曾有。此書價值，不僅中國哲學上尚是少見，即置諸西洋哲學名著中，亦當佔一地位。」⁴⁰

與哲學界的意見迥異，佛教界對於《新唯識論》則大力批駁。其中，太虛大師1932年12月有〈略評新唯識論〉及1938年2月有〈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再略評〉，前文評熊書「襲用『唯識論』為題，且據其自宗以詖斥別有其宗之護（法）、窺（基）諸師唯識學，則殊不應理矣！」⁴¹「熊論之排斥護、窺學，每成自語矛盾。」⁴²後文云：「熊十力君《新唯識論》……百無一當。……如依佛法立場評之，則不得不說是『順世外道』。……熊論對唯識與性空兩宗，妄肆詖撥，適見其於兩宗均未圓徹耳。」⁴³

³⁸ 熊十力、太虛、印順等著，林安梧選輯，《當代儒佛之爭》，臺北：全國出版社，1981年10月初版，頁1-9。

³⁹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利出版社，1945年，頁9-10。

⁴⁰ 謝幼偉，〈評述熊十力新唯識論〉，收於熊十力、太虛、印順著，林安梧選輯，《當代儒佛之爭》，頁360-370。

⁴¹ 太虛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太虛大師全書》，臺北：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70年11月三版，第16編〈略評新唯識論〉，頁147。

⁴² 太虛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16編〈略評新唯識論〉，頁158。

⁴³ 太虛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太虛大師全書》，第16編〈新唯識論

1948年，印順法師付梓〈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針對熊氏《新唯識論》「援佛入儒而歸宗大易」，提出評駁。依印順法師的觀點，熊十力等現代新儒家，雖然「接觸到佛教，但對宗教都是缺乏真切信解的。」⁴⁴他在該文共分「佛法與玄學」、「入世與出世」、「融會與附會」、「空宗與有宗」、「性相與體用」、「心與物」及「相似證與顛倒說」七方面，以及其他「不大不小的錯誤」十點等評論熊氏《新唯識論》⁴⁵，主要從佛教般若空義、無我無體思想評破之。

基本上，印順法師是採取佛教正諦與佛法不共世間學的特質，來論衡熊書⁴⁶：其一，熊氏《新唯識論》主唯心論，是不了義的。印順法師認為，屬於印度中期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以龍樹（150-250左右）中觀思想為核心的「性空唯名論」，主張緣起無我說，最為符契釋尊本教。後期之佛教（如中國佛教諸宗），日傾向「真常、唯心」，近似外道，即佛教之梵化，與釋尊的特見有出入。⁴⁷其二，熊氏《新唯識論》根本不理解空宗。印順法師指出，熊書「一再的批評唯識與空宗。其實他所知道的空，是唯識學者——有宗所說的空，根本不知道空宗是什麼。」⁴⁸針對熊氏以「破相顯性」論空宗⁴⁹，印順法師評破道：「『破相顯宗』，不

語體文本再略評》，頁186-188。

⁴⁴ 印順，〈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我之宗教觀》，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2月修訂一版，頁53。

⁴⁵ 印順，《無諍之辯》，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3月修訂一版，頁1-56。

⁴⁶ 參見黃文樹，〈印順對現代新儒家的理解與評駁〉，頁36-39。

⁴⁷ 印順，〈自序〉，《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年9月二版，頁5-6。

⁴⁸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頁21。

⁴⁹ 熊十力，《新唯識論》，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年9月出版，頁101-103；

是空宗的空，決非《般若經》與龍樹論的空義，反而是空宗的敵者——有宗。」⁵⁰ 在印順法師看來，熊十力以空宗為「破相」，可說全盤誤解。

依劉述先的觀點，熊十力是因對佛教唯識宗產生懷疑，所以才會研撰《新唯識論》，亦即熊氏認為唯識宗道理根本講不通，要回歸中國群經之源——「大易」（熊氏之稱《易經》）。熊氏認定宇宙的根源理應是「易傳」所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有一個偉大的開始，不可能是佛教講的「無明」。⁵¹ 但印順法師植基於「緣起性空」理論，這是佛教的正諦，「即使是由《起信論》開始『真如緣起』的線索，華嚴宗的真常心系統講『性起』，或者牟（宗三）視為真正的圓教的天臺宗講『性具』，都不能違反『緣起性空』的宗旨。」⁵² 劉氏指出：

（熊十力《新唯識論》刊出後）在佛教內部產生很大爭議，……當時批判熊十力最烈的是臺灣佛教界的大老印順法師。牟宗三也認為熊十力對於佛學的認識不很透徹，他認為佛家不外講「緣起性空」，印順的說法在佛學理論體系中並不一定錯。⁵³

這段話的後半段講的有點曖昧，對照劉氏 1987 年 10 月 5 日在為熊十力《摧惑顯宗記》撰〈重印序言〉所述，後來講的就比較明確了。他說：

我們似乎不必捲入到熊先生與佛弟子的爭論之中。熊先生有自由提出他對唯識論的理解與批評。但這不必是對於唯識論唯一可能或正確的理解與批評。即熊先生的親炙弟子牟宗三教授也承認印

頁 105-106。

⁵⁰ 印順，〈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無諍之辯》，頁 22。

⁵¹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頁 30-31。

⁵² 劉述先，〈導言〉，《儒學思想在現代東西：中國大陸與臺灣篇》，頁 2。

⁵³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頁 34-35。

順法師對於緣起性空之說自有他的理解，在佛學研究上有他的造詣，並未完全偏袒在老師的一邊。⁵⁴

可知，劉述先認同印順法師從「緣起性空」評議熊十力《新唯識論》，即主張印順法師的說法是契合佛教根本義理的。

四、杜維明對印順學的態度

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2月26日出生於昆明。1945年，隨家遷上海。1949年，隨家遷臺灣臺北。1961年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翌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1963年獲得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1966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博士學位後，回臺任教於東海大學。1968年起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1968-1971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1971-1981年）；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至2010年榮休，期間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1984-1987年）、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系主任（1986-1989年）。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長；2001年應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之邀，參加「文明對話」顧問委員會。2010年迄今為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201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50年來，杜維明致力於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儒家資源的探索、文化中國的傳播、文明的對話，及現代精神的反思等。其著作豐碩：關於儒家資源之探索者，有《青年王陽明》（此書即杜氏博士論文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eng's Youth (1472-1509)* 的中文版）、《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儒家

⁵⁴ 劉述先，〈《摧惑顯宗記》重印序言〉，收於熊十力《摧惑顯宗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6月出版，頁4-5。

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集》、《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等；關於儒學第三期之發展者，有《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二十一世紀的儒學》、《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等；關於文化中國之傳播者，有《文化中國的認知與關懷》、《杜維明學術文化隨筆》、《我們的宗教：儒教》等；關於文明之對話者，有《文明對話中的儒家：21世紀訪談》、《體知儒學：儒家當代價值的九次對話》、《天與人：儒學走向世界的前瞻：杜維明、范曾對話》、《對話的文明：池田大作與杜維明對談集》、《杜維明：文明的衝突與對話》、《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等；關於現代精神之反思者，有《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人性與自我修養》、《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儒家自我意識的反省》等。

1988年6月，杜維明發表〈苦參·傳心與弘法：禪宗在北美發皇的內因〉於《當代》月刊，提到「想起十多年前我有幸在士林的報恩小築訪得正在閉關的印順大師」⁵⁵。雖然已忘記具體時間，但「有幸訪得」「印順大師」用字顯示了杜氏對印順法師是景仰的。另依杜氏友人張宏生的記述，杜維明的姨媽是印順法師的及門弟子，杜氏謁見當時已經閉關的印順法師，「共談了三次，心靈的共鳴超越了長幼和僧俗的界限，這對杜維明的影響是震撼性的。」⁵⁶

追溯印順法師住錫士林報恩小築的時間，應在1966年3月至1969年9月，共3年6個月。依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載，1966年（印順法師年61）3月，「黃陳宏德建報恩小築落成，禮請導師長期卓

⁵⁵ 杜維明，〈苦參·傳心與弘法：禪宗在北美發皇的內因〉，《當代》第26期，1988年6月，頁57。

⁵⁶ 張宏生，〈讓儒學走向世界——杜維明教授的學術研究及其精神世界〉，《中國文化》第17、18期，2001年12月，頁351-360。

錫。」⁵⁷ 1969年9月15日，「導師離報恩小築重返（嘉義）妙雲蘭若安住」。⁵⁸ 期間的1968年12月29日至1969年5月13日，印順法師應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弘法。因此，更確切的說，印順法師住報恩小築的時間是1966年3月至1968年12月，以及1969年5月至9月，前後實際住約3年。而那些時段中，杜維明曾於1967年從美國回臺，以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身分，在母校東海大學授課半年，開授「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課程。⁵⁹ 如以我國學年制度為準，杜氏有幸到士林訪得印順法師的最可能時間應是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之間。

關於過去印順法師對熊十力《新唯識論》的評議，杜維明在看過印順法師的〈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之後，指出該文是「依佛教立場對熊氏新進路的嚴肅批評」。⁶⁰ 他說：「熊十力明顯地違反了佛教關於世界虛幻性的斷言。而且在熊十力的哲學裏，人類生活和關係是真理最高表現的組成部分，這個觀點是任何佛教學說都難以贊同的。」⁶¹ 由此可見，杜氏基本上認同印順法師之評熊十力《新唯識論》。

對於臺灣佛教與印順法師倡導的「人間佛教」，杜維明表示：

在臺灣最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是佛教，特別是在臺灣經濟起飛的

⁵⁷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臺北：天華出版公司，1981年2月初版，頁87。

⁵⁸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頁96。

⁵⁹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8月二版，頁3。

⁶⁰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初版，〈熊十力對真實存在的探索〉，頁386。

⁶¹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熊十力對真實存在的探索〉，頁386-387。

時候，佛教的促進作用非常大。從太虛的人生佛教到印順的人間佛教再發展為聖嚴、星雲和慈濟的人間淨土，可說是臺灣最大的民間組織。比如發生了大地震，應賑災和維持社會秩序之需，政府反而沒有民間力量大。我認為，通過了解印度，中華民族開始對自身文化傳統內部的資源會有新的認識，就不會把大乘佛教當作落伍的精神文明，而是作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⁶²

這段話，至少有四個意涵：一是杜氏判定佛教組織是現代臺灣最重要的民間組織；二是佛教對 20 世紀下半葉臺灣經濟起飛起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三是印順法師提倡人間佛教，對接踵發展之聖嚴法師法鼓山、星雲法師佛光山、證嚴法師慈濟功德會等臺灣最大的民間組織，有著引導作用；四是人間佛教、人間淨土等大乘佛教是現代進步的精神文明，也是重要的文化資源，值得珍惜與開展。

針對印順法師整體佛學思想的地位與價值，以及其未來可能的國際化之困境和發展，杜維明說：

印順法師的經說在佛學界有崇高的地位，他對禪宗的解釋，也極受中日學者的重視，但他等身的論著，都沒有英譯，連《成佛之道》也不為歐美學壇所知。不過，既然有此法力，遲早總會有轉世的功能，說不定哪天印順之學也可以在北美廣為流傳，可惜像印順法師這樣的人物，也實在太少，未免太孤立、太寂寞了。⁶³

他這段寫於 1988 年 6 月的真摯話語極為中肯。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杜維明提醒的，足以作為重要文化資源的印順

⁶² 杜維明，〈中國的崛起向世界傳達的訊息〉，《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 4 月初版，頁 92。

⁶³ 杜維明，〈苦參·傳心與弘法：禪宗在北美發皇的內因〉，頁 57。

學，在歐美學界幾無人知曉，主要原因是印順法師的著作並未翻譯成英文。杜氏認為，英文是國際語言，印順法師的著作若能大量譯為英文，其國際影響力將大大提高。他舉例說：

德國的學者像哈貝馬斯(1929-)，他也講：「我的東西翻成英文以前，沒有太多人注意；翻成英文以後，就有很大的影響。」韋伯(1864-1920)，他的資料用德文印行的時候，了解的人不多，但變成英文以後，就流行了，所以英文是強勢的，這個我們沒有辦法不學的。⁶⁴

此當為正確的、建設性的意見。

所幸，杜維明上面關於印順法師著作譯為英文的期待，近 20 餘年已逐漸有了若干成果，諸如：1995 年，田博堯(Po-Yao Tuen)完成 *A Modern Buddhist Monk-Reformer in China :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Yin-Shun*. A Dissertation For 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Degree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又如，1998 年，Dr Wing H Yeung 將印順法師的《成佛之道》譯成英文版：*The Way to Buddhahood* (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再如，自 1995 年至 2003 年，澳洲 NSW 華藏禪寺由能融法師帶領的《妙雲集》翻譯小組，已陸續完成印順法師《妙雲選譯》8 集(本)。為何他們要從事這一吃重的選譯工作，能融法師表示：

將佛典翻譯成英文，把佛法移植到西方社會，讓佛法也能在英文語系的國家流通，源遠流長。印順法師之《妙雲集》，號稱「小藏經」，有系統的整理了佛法的精要，正是介紹佛法精髓之重要典籍。⁶⁵

⁶⁴ 杜維明，〈傳承與創新〉，《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頁 63。

⁶⁵ 釋能融，《妙雲選譯序》，收於印順著，釋能融編，《妙雲選譯》第一集修訂本，

可見，他們對佛法與印順學的認識與瞭解是正確的，而其使命是偉大的。最後如，2012年7月2日福嚴佛學院官網所示：印順法師《遊心法海六十年》已由美國正道佛教教育學團出版英文本——*A Sixty Year Spiritual Voyage on the Ocean of Dharm*。

五、結語

綜上可知，第三代現代新儒家蔡仁厚、劉述先、杜維明三人，對於印順學的立場，蔡氏、劉氏二人是中立、客觀態度裏有肯定意味，而杜維明則傾向完全認同、景仰，他們已不再像第一代熊十力及第二代牟宗三那樣堅持儒家優位而對印順學提出過強烈的批駁。

蔡仁厚正面看待印順法師的佛學研究，於自己的著述中多方引用，特別是在其《中國哲學史》論述佛教與佛學裡徵引了一定質量的印順學作為主體內容或佐證津梁。劉述先因家學淵源而始終對佛教與佛學存有好感。劉氏「同情」地瞭解當年印順法師從「緣起性空」立論以評議熊十力《新唯識論》，認為這是契合佛教根本義理的。杜維明曾親謁印順法師，以「大師」稱譽之，認定印順學既是臺灣人間佛教潮流的領航者，從而促進了臺灣經濟發展，也是我國當代重要的文化資源，值得推擴於全球。為此，他也提出印順學翻譯成英文的必要性。

要言之，第三代現代新儒家蔡仁厚、劉述先、杜維明三人對於印順學的立場，大體呈現尊重、推介的態度，視印順學是能充分掌握與體現佛教思想精華的學說，足資推介於海內外。

參考書目

太虛著，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太虛大師全書》，臺北：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70年。

印順，《華雨集（四）》，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

印順，《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

印順，《我之宗教觀》，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印順，《無諍之辯》，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9年。

印順，《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年。

印順著，釋能融編，《妙雲選譯》第一集修訂本，澳洲NSW：華藏禪寺，2003年。

朱秀容，《當代佛學人物演義》，臺北：法鼓文化有限公司，1999年。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

牟宗三，《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1987年。

李翔海，《現代新儒學論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

李翔海，《尋求德性與理性的統一：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杜維明，《否極泰來：新軸心時代的儒家資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杜維明著，孔祥來、陳佩鈺編，《杜維明思想學術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杜維明，〈苦參·傳心與弘法：禪宗在北美發皇的內因〉，《當代》第26期，1988年6月。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林安梧，〈深仁厚澤：敬悼蔡仁厚先生，虔誠祝禱中華文運〉，《鵝湖》第45卷第1期，2019年7月。

林安梧，《牟宗三前後：當代新儒家哲學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

林安梧，〈經典、生命與實踐功夫——從蔡仁厚先生一封書函引發的覺思〉，《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15期，2010年7月。

林安梧，《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邱敏捷，《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臺北：法界出版社，2000年。

范嘉，〈「我不是新儒家」——余英時就克魯格獎接受鳳凰周刊專訪〉，《銀行家》2007年第1期，2007年7月。

姜明澤，〈印順與牟宗三的真諦學判釋之比較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2期，2015年3月。

孫陽陽，《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兼及傳統儒學與現代性解讀》，山東大學政治學理論博士論文，2017年。

張宏生，〈讓儒學走向世界——杜維明教授的學術研究及其精神世界〉，《中國文化》第17、18期，2001年12月。

黃文樹，〈印順對現代新儒家的理解與評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14、15期合刊，2017年6月。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南京：勝利出版社，1945年。

熊十力，《新唯識論》，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年9月。

熊十力，《摧惑顯宗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熊十力、太虛、印順著，林安梧選輯，《當代儒佛之爭》，臺北：全國出

版社，1981年。

鄭家棟，《當代新儒學論衡》，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

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臺北：天華出版公司，1981年。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

蔡仁厚，《哲學史與儒學論評：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蔡仁厚，《中國哲學的反省與新生》，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

劉述先，《理一分殊與全球地域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述先，《儒學的復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7年。

劉述先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

劉述先等，《當代儒學發展之新契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7年。

劉述先等，《當代新儒家人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劉述先，〈《摧惑顯宗記》重印序言〉，收於熊十力《摧惑顯宗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劉述先，《生命情調的抉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謝幼偉，〈評述熊十力新唯識論〉，收於熊十力、太虛、印順著，林安梧編輯，《當代儒佛之爭》，1987年。

藍吉富，〈印順學之形成及其發展〉，《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人間佛教·薪火相傳論文集》，2008年。

釋震華編，《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